

确认过眼神,你是对的人

“医”路上最浪漫的事,将白大褂穿成情侣装



↑ 新生儿科主任尤金英和纪检监察室副主任肖金明

有一种浪漫叫:

你随我远离家乡,我为你圆梦

夫妻相识的方式有很多种,可能是校园恋、同事恋,或是经亲朋好友介绍,但是,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新生儿科主任尤金英与丈夫肖金明竟是因一封信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的字特别漂亮!”尤金英说,在上世纪90年代,高校之间流行环城接龙写信的交友方式,而肖金明的字迹在尤金英的笔友中脱颖而出。

于是,书信成为两人的“月老”,为他们牵线搭桥。

“最打动我的是他的实在!”尤金英说,有一次,她的颈部长了淋巴结,要做活检,在江西吉安武警支队任副指导员的男友肖金明得知后,他立马跟部队请假赶到她的身边。事后,尤金英才知道,肖金明是克服巨大阻力才请到的假,他甚至说:“哪怕是撤了我的职,我也一定要回去!”

不久后,他们结婚了。

因为肖金明在部队的缘故,尤金英只好告别家人和朋友,随军前往江西,入职于江西省吉安市儿童医院(原吉安市妇幼保健院)。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肖金明在吉安市当上司法局律师科的科长,尤金英也当了新生儿科的科主任,他们过上神仙眷侣一般的生活。

尤金英父亲的离世打破了这个小家的宁静。“她工作很忙,我的病她也治不了。”临终前,父亲坚持不让家人打扰女儿。父亲过世后,哥哥打电话给她:“妹妹,爸爸生病了,你回来一趟吧!”尤金英与爱人匆忙乘坐火车赶回厦门,不料,哥哥派来接送她的车却驶往殡仪馆,她失声痛哭……

事后,想要回厦门陪伴年迈母亲的念头一直循环在尤金英脑中。然而,一边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一边是自己和丈夫创下的事业,左右为难。

“结婚时,你随我远离家乡,现在也该我为你圆梦了!”肖金明读出了妻子的心声。但是,离开江西,意味着肖金明奋斗二十多年的职务归零。

“是金子总会发光,我现在从零开始一样可以的。”2017年,夫妻两人踏上回厦门的路。尤金英到附属二院上任刚创科不久的新生儿科主任,而肖金明则在该院纪检监察室从零开始。

他们,从医学院的校园恋情走到现在成为双医家庭;他们,在同一栋楼里工作,却有可能一星期说不上几句话;然而,各自对医务工作的热爱,使他们甘愿为之奋斗和坚持;他们是双医夫妻,白大褂就是一辈子的情侣装,在救死扶伤的战场上并肩战斗,就是给彼此最好的浪漫……

在这条医路上,他们有浪漫、志同道合的坚守,但同时也有着遗憾。今天,一起来看看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医师夫妻的故事。

有一种坚守叫: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呼吸病医院副主任医师黄锐和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贾芳是大学校友,他们在2006年加入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并在来院后结婚、生子。

“心肺不分家,专业有交叉。”黄锐说,因为毕业于同所学校,学的专业也接近,工作中我们经常会一起探讨疑难杂症,平时学习也都在一块,相互鼓励和监督。

贾芳在毕业后读了研究生,参加工作比黄锐晚了三年。妻子刚入职时,他们“约会”的地方都是在医院,每次贾芳值晚班的时候,黄锐就在身旁陪她,帮忙照顾病人。

今年,是他们到厦门工作

的第十五个年头。看着医院从小变大、由弱变强,近几年更是飞速发展,夫妻俩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

“想守护好这座城市,也想给两个孩子树立好榜样。”2021年8月7日,厦门在重点区域开展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黄锐夫妻俩双双报名。

为了做好防护,夫妻俩在单位培训完,回家又反复练习。到了现场,夫妻俩分到相邻的采集道。同甘共苦患难,“要是她扛不住,我还能帮着顶一顶。”黄锐笑着说。

卸下职业身份,回归平常生活,两个人也有普通夫妻的生活乐趣。“我们都喜欢看自然科学类和饮食类的节目,这是我们最放松的方式。”黄锐说,因为有病人需要管理,他们都需要值夜班,极少有时间休假,每次过年都是把父母接过来。

未来,先给自己定个旅游的小目标就是把厦门玩个遍。



← 呼吸病医院副主任医师黄锐和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贾芳

有一种默契叫:一个眼神我就懂你

胃肠外科学科带头人、副主任医师张国伟和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宋叶华是2003年入职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他们工作的特点就是“急”和“细”:患者发病都是急症,急如风火,片刻不得耽搁;手术又讲究的是细致,一台手术六七个小时那都是常事。

虽然处在同一屋檐下,但因工作忙碌,急诊、抢救、手术、夜班……以至于休息日都很难凑到一块儿。给人感觉,他们总是在不断地错过、错过、错过。但夫妇表

示,医务工作者的爱情和婚姻,因为忙碌而少了一些浪漫,但并肩而行的默契和心照不宣的情谊,更多了一些,“确认过眼神”,是彼此能理解的人。

同为医生,他们说最大的好处是在家就能随时会诊,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的机会比别人更多。遇到难题时互相帮助,不高兴时互相开导,很享受这种“相看两不厌”的状态。

2020年,疫情来袭。夫妻两人还没商量就各自报名了驰援武汉一线。他们表示,国家有难,本着对这份职业的热爱和这身白大褂,自己根本不会考虑个人得失和未知的风险。

回想一起携手走过的20年时光,张国伟说:“最难忘的是2004—2006年,夫妻两人一同住在毛坯房的日子。那时,对物质追求不高,更多想要的是一种努力的状态。”

谈及现在最大的心愿,夫妻俩异口同声地说:“希望有一个假期,哪怕几天也好,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有一种遗憾叫:

愧对父母和子女

“双医”家庭,最大的遗憾是愧对父母和子女。

尤金英说,有一次7岁女儿发高烧到40℃,丈夫下乡,她只好带女儿到医院去打点滴,自己继续接诊患儿。目睹母亲对患儿态度非常温和,女儿大哭。

“妈妈,你是不是不爱我更爱他们,你对我总是那么严格那么凶,对他们的态度那么好!”女儿伤心地说着。

听到这里,尤金英眼泪喷涌而下。她常常责怪自己:我是合格的医者,但不是合格的母亲!

“幸亏有老人的帮忙,不然我们每天回家连饭都吃不上。”黄锐说,每天回家都是七八点以后了,要不是父母的倾心相助,我无法想象家里会是什么样。但是,多年来,与父母谈心和带他们出去走走的时间却很少,内心深感愧疚。

张国伟的女儿非常独立,有时夫妻俩遇到急诊去加班,他们就留一个纸条给女儿,多年来女儿也是很能理解和体谅他们。每次旅行,女儿都只能跟着父母的朋友一起去,五年级时去了甘肃10天,六年级又去了新疆11天。

(廖小勇 潘志明 李晓兰)



↑ 胃肠外科学科带头人、副主任医师张国伟和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宋叶华